

卷七百四十一—七百五十



論三

五等論一首

吳季札論一首

反五等六代論一首

百

五等論一首

一首

首

建論

并序

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於是上封建論以諫之太  
論曰

氏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闡治定

太宗實錄

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

理實錄亂之異退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

其存亡之理在於邦舊唐書國周氏以鑿夏殷

君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

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乘先王之

能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實錄

夫號呼唐書七廟隳圯唐書臣以為自古皇王君

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遭遇二字諸本興王之

后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實錄役之

觀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頌不歸菁華已竭

四表舜之上齊七政非惟唐書情存揖讓守之

及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

盛衰有闕人事宗周卜世唐書作隆三十卜

運期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

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

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唐書閏餘數鍾百六

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實錄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

之輩咸唐書開四瀆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

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

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實錄澆淳款以百王之季行

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真觀政之間俱

為米地是則以政要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

曹之末紀網弛唐書條斷可知烏刻唐書船求劍未見其可膠

成音唐書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唐書王之師白

素車無復藩籬實錄之拔不悟望夷之疊未甚羿浞之災

既推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

丁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  
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實錄政  
要作侵

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季其九鼎凶族據  
其大實錄色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

任賢使能以循良唐書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唐書分竹何代

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化神明曹元首

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

極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

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

之崇貴莫不世增逢霍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陵雲或刑

左傳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唐書陳靈則君臣悖禮實錄

亂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已思治豈若

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

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捧祿不入私

門妻子不之官舍頌條之責食不舉 剖符之重衣唯補褐實錄

唐書并南郡太守政要作南弊布裹身采蕪縣長凝塵生甑專

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揔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

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之唐書作所辦安可或武至如滅

國殺唐書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各無寧歲次睢咸扶遂

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

洛桓靈之時下吏逞暴必不至此為政之道唐書可以一言蔽

唐書作可一 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實錄聖教億兆之

焚溺掃氛履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

物唐書而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實錄舊制建

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

之道斯華政要况晉氏失馭宇縣萌離後魏乘時一作華夷雜

處重之以閼河分阻吳楚實錄懸隔習文學諸本無者尚唐書

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藝諸本無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徂詐

之階彌長澆淳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推猪

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

實錄世道交喪先生唐書作人實錄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

削平寇虐兵威大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

深致理唐書綜覈前王雖至道難唐書名言象所絕唐書作畧

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

親御御臆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

咸舉唐書作申以唐書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心唐書作隱惻貫

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紬不簡鄙訥無棄芻

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敦勸唐書學徒既擢明經於青

紫將升碩儒於鄉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

違唐書請徒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唐書作之產竟抑子

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政要歲凶唐書作荒

唐書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虚聖情矜憊唐書作勤加賑

貌成臞瘦唐書作公旦喜實錄於重譯文命矜其節序陛下每

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

求唐書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特之茂實心切憂勞跡

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實錄濟於博天唐書

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實錄濟於博天唐書

作天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  
異辭纔及日吳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藉雜以文詠  
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霄不寐此之四道獨適往初斯實生民  
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  
壤而淳朴唐書作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已唐書作永夕難以卒變  
請待琢磨唐書作郵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  
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山斯言也

五等論

李公緒

盖○為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  
也五等之制始初於秦漢守令為政小理察而大勢  
危諸侯牧民近多遠而遠固聖人苞彼小遠以據大安然後足

以藩固内外為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  
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義又任勢故也秦氏所以  
短而亂者積刑罰而維持者也漢兼置郡縣雜而任之所以兩  
代皆二百年自魏晉以降謀不圖遠唯事任人不復任勢是故  
易代殺伐皆不永年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言不利  
而利之不如利而後一作復非利之之利世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  
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存乎利人然跡衰亡恒在同  
姓失職諸侯微弱也故劉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成  
國今復古制則不可也何者昔舜禹剪九州然後揖讓契稷修  
仁義二三十世下至湯武然後滅漢書作然秦自非子襄穆蠢  
食諸侯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者如  
此甚難故億兆之所咸以為凡帝者必須天人感應世所不測

綿歷代序經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僥倖之心及漢祖起於布衣忽成大業古則承聖王之烈漢祖起於秦之弊不因父祖無資天地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夫鑄石者難為功摧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韓英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者六七王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三國又光曹馬皆自閭閻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一方逮晉之失御九服分崩以迄于今二三百餘年跨州連郡者二十餘姓皆擅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後迹不懲觖望之心死而無悔其懷不遜之意挾無君之心而日致煙滅者不可勝紀今若昔之以成國假之以世推則人欲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臣朝士外戚亦不至千人也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如置數竿千國便力強起於驕奢遠度之則反漢氏之

初可為殷鑒若盡建諸侯興滅繼絕是永無亡國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如此則踈遠者據強國親勳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衰自漢已來海內士子皆官京師編名天朝耻為藩職今一旦令背皇闕趨外邦為諸侯陪臣必不可也其堆俊之人負才之豪當生奸計競尊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賢不可復建設使皇帝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當擇宜於今者而用之耳竊謂且如漢初置郡國度其強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之興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威制其越逸子弟之力足為奸屏選其賢者能入為公卿出為侯伯此周召晉鄭朱虛齊梁之為也然則骨肉世疎亦不可久今強盛宜法主父推恩

分封漸次黜之而受封之君輒屬州牧不得繼於父兄每封世建號使親者恒強疎者稍弱其王侯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除還屬郡縣更立子弟親者以君之則朝廷有恃維城有固此萬世之利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 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土一作之封子弟立空虛之地故衆技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攬一作四海以獨富舉百郡而一作從欲而外誘異端內旋成計及見郡心交阻

偶語間興適悟天下不可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先封

雍蓋然後將士歛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意一作知難於一作動

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鑿輅龍旗一作皆王室穆召黼衣朱

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于愛之情下結體信

之志群后固大牙之勢匹夫絕鳥合之舉此所以為計之是也

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都

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連文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

是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忿此所以為計之非也

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有高一作佐命之力

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

惠既崩高后攝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一作署祿產之

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



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開覲  
覲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一作無  
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  
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旋  
秉大政以速謗起起異姓畜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  
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  
而益凡人臨事多感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折  
一作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  
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作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  
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叶密必無悔矣

一作皆唐文粹

### 吳季札論

獨孤反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襄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

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文粹無附子臧之義非公也文粹無執

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文粹無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

也文粹無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機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

在擇嗣王者所慎德而文粹無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

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以先王所屬

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怨及武

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

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

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文粹無上替禍機作於文粹無內室

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反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

閔集作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

必能光啓周道以 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文粹作閩安  
得謀於密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  
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  
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暮哀死事生  
熟與先豐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  
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集作于義嗣是繫已而遺  
國也吳文粹作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  
孰生之哉

天性論 論太子

李德裕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間東宮為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  
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  
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

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  
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子曰吾必不用左  
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 左右君子也不必離人父子之間  
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集無此三字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

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思愛厚薄  
何如哉如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  
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  
必當易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靚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  
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  
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哉文宗竟不得一  
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 十秦王獨制二  
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底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  
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由言五等之制  
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周制萬邦思治郡后圖身  
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  
之躓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 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於  
殄祀土崩痛於陵夷欲權其多福取其少禍惣二家之旨皆是  
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於疾顛而未免於陵夷也譬猶醫者苟  
欲救人之死而不能愈其病若豈知經脈藥石之本決存亡禍  
福之機乎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豈無通論哉但二家不能  
知耳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  
秋勤王之事以為證遂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

常君人有定主士衡又謂五等知國為己土衆皆我人人安已

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己思治郡縣之長進趨

文粹作取

之情

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己損實事以養名故為利圖

物以為諸侯享食茅土萬國受世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

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

代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為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

忠以邀名內實苞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

固強之也豈所以為藩衛哉所謂為己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

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

強兵強陵弱衆暴寡戢而為九并而為七是豈非古制耶故知

雖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

侯之士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為大小於身又烏可得而

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強弱皆得擅權獨斷自有卿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既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災耶假令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阻稅足以滿國家之急則未必有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敗於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於上此乃臧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為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廢五等世及之法立郡縣可制之符以矯周枉威靈不假於臣下刑戮強兵耶此句則必修文

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為思治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於一人也此之侯伯固不為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兵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是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為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所論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為有不為患耶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誼之言卻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衡亦謂漢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為

過正之災若然則班固漢書替言周制千八百國戴記分天下為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為褊小以極矣其卒也強不一一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正用其上策如此則可歷世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氏土崩之疊乎

本論

牛希濟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至干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其心而不旋為攝天子履萬乘車輅朝諸侯於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代四國戮管蔡以安社稷然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盛長得愆乃歸其政公不離王室乃命伯禽

受封於魯思不變四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旋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相及豈周之盛德為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命輔相其子若有旋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為王者然其道與太王王季文王為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為伍蓋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孫父猶在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左傳作祀夏配天不其偉歟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為而不有夫其聖德過於武王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於私愛忘其蓋惡曰彼長也豕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可易也有不離襁褓之中童嬰之列而取大位焉亦使強臣而

為之輔其詔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唯政亂國危殆  
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  
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之家卿  
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軍中足以知歷數在躬時運興廢  
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偽是以出一言舉一事易  
一法必使合於典誥垂於後世守文之君也生於深宮長養一作  
於婦人之手慈愛之鍾為世子之教不行為身軀則安於王堂  
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於聲色靡曼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  
道忠信邪佞之屬農桑艱難之本故小人易欺為况幼稚乎且  
人居之心為天下之晦明人者樂於明而匪人者便於暗故之  
晦也盜竊興為魑魅行為君之晦也賢良惡為邪佞用為是以  
小人奸臣唯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導其言

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為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况  
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于冠婚無金石  
之樂告廟之儀外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蔭曹之道  
或縱不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乎  
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其即位也降先君之冊冢宰與百執事延  
頸內命而朝新君焉袞冕端拱玄默于殿上雉扇熒煌香煙蓬  
勃一有起字左右紛紛然莫之知也班列千百稱慶而退至於積年  
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閣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  
有司徒空言耳敢及於時乎敢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  
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  
明臣賢士厚享宴之禮倭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忘於畏憚通  
於南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

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為侍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  
或排闥於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  
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  
行之士不預焉既久與遊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  
而更之以熙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  
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  
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於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覽乎若復  
稍挂聖慮左右以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  
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於內殿又曰幸  
于兩軍遊于某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於今  
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為也或曰冢嫡之幼善惡未知  
思欲易之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

者上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之可矣  
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北之聖德斷髮文身以避於吳為吳  
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攝欲讓其弟後旋  
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讚以疑其兄致於篡弑又晉  
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惠不能辨殺麥群臣迎公子周以  
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  
盾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于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抱太子以  
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吾受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怨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於眾人  
遂背秦好立靈公幼而好虛竟為所弑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  
長安也以呂后妒於糟糠其子盈為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  
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機為呂姬所滅非平勃之不

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王於代邸是為文帝不十年幾致刑措又昌邑之亂霍子孟定廢立之冊立宣帝遂獲中興衛伯王之於晉武也君臣之交矣如主盜之不惠必傾世祚常撫其床而嘆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為君果致元海唱四方之亂宗廟焚毀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為俘執而崩晉祚中絕國分為十六普天之下皆墜燼炭此惠帝之所為也是知或冢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嫡為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為治曰亂嫡廢之制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久豈以擇善廢不肖為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禪於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之業授於他人乎是知君惟其明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濟海雷震若不明不法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為之若君明於上小人此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寘於亂乎主少不明者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在廢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家多難祝我者使我速死無及於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二

論四

文

雕蟲論一首

偃武脩文論一首

質文論一首

文論一首

編年紀傳論一首

人文化成論一首

文章論二首

表章論一首

雕蟲

并序

張子野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劄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禎祥  
及幸讌集輒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假  
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  
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  
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勤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

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排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  
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  
頌百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  
分其五言為家則蘇子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鞞帳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壽多為  
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思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  
篤烏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  
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拙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絃  
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雨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  
要嗚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  
鯉也也趨室有不敦苟鄉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米斯豈近  
之乎

偃武脩文論

李疎

國有二柄以濟人天有四時以成歲文武者君之威惠春秋者  
天之生成故人君法天時順人望人歸於德天應以時莫不奉  
此而寧災由斯而康俗所謂文者足以經邦國所謂武者蓋以  
定禍亂故武在合變不可一一黷文貴經文可守為常請借前  
事而明之庶斯得矣夫以堯舜揖讓湯武干戈干戈在乎止武  
揖讓資乎姬武固得享國日長多歷年所三王既往霸者是繼  
晉文伐原以示信齊桓勤王以稱德宋殤好戰以殞越徐偃專  
文以喪亡王霸陵夷到於秦漢始皇威攝六國建萬代業隳城  
郭焚詩書卒使宗廟為墟身殞下國黷武之懲也高皇夷秦項  
誅韓彭陸生著書叔孫制禮脩文之漸也光武以長者戲難孟  
得以應變即戎故得擒樊崇破袁紹雖未悉於至理亦道存乎

息戈晉文之對何曾不聞經國惠皇之溺賈后竟至破家吳王石頭之都劉備益州之地但區區於守險曾不暇於脩文後魏則多難臨朝後周經國日淺雖孝文捨辮髮服衣冠未能倒載干戈休於牛馬武帝降高緯戮晉公甲兵未寧中道而殞武則不可文則不如東晉之僅保江山宋主之草創社稷道成以殷憂啓祚蕭衍以戡定興王陳主以好內亡隋皇以征遼喪皆不明於文武適足為我驅除况高祖拱無為太宗大功繼統高宗致位於玄默中宗御俗以康寧睿之恭膺大寶玄宗之克清海蕭宗之收二都皇帝之光有六合方今四夷向化萬姓歸心惣七聖之殊勲正百王之陸典然干戈才息瘡痍未廖脩文之期取則不遠偃武之今則時哉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謁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親而已質其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凋瘠天下詐極則賤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義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

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  
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居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  
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大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光舜遺  
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四岳而羿泥  
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一無由字  
是觀之則聖有謨訖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  
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  
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  
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泥安漢至  
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  
徐奄並興四此一無夷多難復子一無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  
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

因圖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隋隋之盛何為哉周  
法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  
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  
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一作窮賞  
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於質而無制  
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始於學習經史左氏  
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  
誠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  
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  
以示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  
因循而不敢差一作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  
褒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笑之信而陳俚句使不仁之

仁萌茅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  
禪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漬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  
一作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  
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  
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日記曰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  
以為惑乎

一作皆唐文粹

### 文論

顧況

周語之略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  
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  
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右云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

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  
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者不提挈自  
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  
虞芮之頌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夫以伏羲之文  
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  
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狗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  
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筆士穰苴之文斬莊賈  
毛遂之文定楚從蘭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漳水沉女  
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以文求士  
致八九里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皆有桀紂幽厲無文太  
顛閔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亂第曰匈奴未滅無以  
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

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  
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  
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  
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生贊坤  
曰至哉坤元萬物資始唯文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願鬼神  
明者願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  
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集本文粹作蕩古法紀傳煩漫  
不如編年予作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  
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  
常之有故二本是非與聖人同辦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

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皇極辭  
不足以杜二本無窮雖為紀博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  
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  
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  
一家說必新制度而騁二字集作才力焉又編年之史二本  
事東於次第牽於渾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多闕載  
多移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二本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  
秋之作則有尚書左氏二本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氏於右  
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于長病其然  
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博世家表志首尾其叙錄  
未裏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無媿太初已年千有餘歲史臣接

蜀文人比踵足不能有所改張奉而尊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  
自出太古至奇矣七十一字二本作於是單舊曲開新程為紀  
為傳為未為志守尾具叙述未稟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  
朽自漢至今代以史八年幾歷千其同異人摩有史臣繼踵權  
冷右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權聞見統誇才能改其規模殊  
其體統傳以相受奉而遵行  
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畧張欽  
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正二本所遺多矣如覽  
正史方能備明則褒貶三字二本得失常章於是矣今之作  
者苟能遵紀傳之體裁文粹同春秋之是非文適遷固直蹤二  
作南董亦無上矣儻謬乎此則五字二本作儻捨源 雖服什尼  
如服手搢二本無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正王之月日謂  
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成化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

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均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  
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寔為人文乃夫○以剛  
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  
以義○事君子為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  
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  
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時變通此  
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會人情如成文為以致其  
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文粹以  
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  
章句翰默為人文也遂使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  
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集作平流蕩因循敗文粹而悟不其

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緝五帝  
儀繁三王可曰與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  
墨為人文則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  
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  
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  
王以文禮文粹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  
小伎廝雜其間也文粹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  
可以不貫則雖有美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集作璞之  
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泛忘亦  
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

湫透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無人聲蓋謂是也集作近世詔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為

文粹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

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壁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

高妙豈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集作可以言文章

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准於五

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已文粹來此秘未覩亦

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蜀本作言妙而工適情不

取於音韻曹直七哀詩有徊泥諸作四韻王案詩有擊原安韻

舉是也包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雙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

韻無有知韻者故篇無足蜀本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

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音



文粹作  
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  
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月壁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  
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  
自然靈氣恍惚文粹作惚而來不思而至扞軸得之澹而無味琢  
刻藻繪珍集作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  
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同前

牛希濟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化為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德也  
無其位乃以述作為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口運以宮室  
車輅鍾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為章亦已鄙矣  
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  
句之內何足道哉况乎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

於中正之道西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  
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  
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  
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為盛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  
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文粹作下使聖人之旨  
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為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  
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  
之制也又有訓釋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又而方達乃訓誥雅  
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為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  
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為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諷學古  
之文粹作者深以為慙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  
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內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

以觀且文天以日月星辰為文地以江河淮濟為文時以風雲  
草木為文衆庶以冠冕服章為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  
豈是非於千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  
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咏之列是知淳  
艷之文烏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洽化之文莫若退屈宋  
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變理之任以揚孟為侍從之臣使仁  
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表章論

前人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  
得不重乎歷觀往代之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  
詞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旨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為省覽夫  
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奧學深文研家古訓且理國理家理

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  
階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此事况人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  
况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  
幸儻或改易文易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畧不為難故禮曰臣事  
君不援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  
政頌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  
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  
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瑄表朝廷以為庾辭儻端明易曉必庶  
幾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者名儒尚  
且抒恩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達達竊願復師於古但真於理  
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章論第一篇

文旨高妙

袁本作既妙

豈音韻

集粹作豈以音韻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論五

武

辨侵伐論一首

伐國論一首

守在四夷論一首

戰論一首

守論一首

二陣圖論一首

將畧論一首

倒伐論一首

辨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饜集作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右之守臣有一作私又作傷或作沒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

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集者用其人

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三者大備則又立

其禮正其名脩其詞集作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命集作徵令不過

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

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而鍾鼓作焉夫

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其保其人外

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

變然後以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集無也字非為人之舉也故

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期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

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

以無道者而正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曰亂一

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

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此三者而明其分

私之私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

矣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

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

社稷山川之鬼神當為一國之所奉受集作愛其血食益其滅亡

故能為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

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

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所言集作齊之詳矣今不復論是

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

姊弟秦宮有鳳兮之挫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山梁武取東昏所幸

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集作殞身此其集作禍則之著明者矣集作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危政戎狄遂集作亂華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納言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守在四夷論

牛曾儒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川文粹以防攻也蓋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則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一作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

親一作親字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

論一作非道昌一作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夷之攻至難者有

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

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鞶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

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

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一作悅而思受也聽鼓鞶

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矐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

見相親則感一作感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

和一作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則受也抑

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

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

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

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  
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攻是聚  
歛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歛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  
捨正直而近刑人一作而是倖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  
遼東是征伐攻而攻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  
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二字川文粹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  
益哉或曰幽王一有自為大戎所滅僧儒以為幽王自以守道  
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扞軸美筆作小東大加以褒  
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  
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也賈后以色攻賈謚以倭攻致令八王  
並興生人戕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窺覷一作敢可謂四夷先  
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

無德者不先守但令一作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一作在其國

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

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一作守身之道是載筆略實非垂範之

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一作之闕一作皆唐文粹

戰論 并序

杜牧

兵非疏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日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  
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

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

風渾淫巧不生朴藝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客音薛五結相

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

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

後以為富也天下河無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加銳卒利刃

一作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

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

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

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

一作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纜

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笑筆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呼臙

腥一作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

饒以啖戍兵一作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吳用度不周徵徃

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

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復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

自以能父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

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

甲鈍弊車騎一作馬利弱而未帝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

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

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

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

築壘未乾分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

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

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一作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

矣烏肯搜竒外死勤於我一作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

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賂刀鋸菜色甚安

一歲未便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誥責第來攜一作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

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日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  
佯恠駭之聞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  
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  
蔡天下乾耗四歲後然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  
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  
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  
能如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  
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  
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一有而已  
一作唐文粹集本並同

守論并序

前人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束兵自

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文粹作逆革益橫

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鉞舍弘混貨煦育逆孽殆

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

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乎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集

頽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文粹作北

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憔悴文粹作顛天時之

不利則將興其文粹無其字朋伍羅絡郡國將孩乳文粹作駭亂吾民於

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

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

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

外而不拘亦猶秦擾虎狼而不拂文粹作併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



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  
四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  
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閭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  
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  
錄受之覩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綠米飾無  
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  
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  
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吝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  
卓起大唱文粹作倡新唐書藩鎮傳作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  
軒囂歆相効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霄旻不忘前美後傑夕思  
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獬哉大  
抵生人油然多歆歆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

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爭也大曆貞  
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  
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文粹作此非而反以為經愚見為  
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二陣圖論

次穀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仗  
德而行則湯征自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糾放牧野終罹  
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以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  
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蓋軒轅五十二  
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靜難且文而不武武而不文  
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相  
武臣在侯傑深臣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為將二畧兼濂則

可以入爲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爲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烈旋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扇而爲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財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地地立而無墻塹寇盜衝擊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況如有兵而無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有奇正而無權變起至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二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翦孫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八陣只言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

不顯天衢地軸衝翼之文將師覽之難曉今剗盡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變之源爇火助陽自忘短綆庶期英傑都之稍裨矣

將畧論

前人

爰較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曰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珖負搯劍近代文儒耻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堯人今以翠華去艷鎬黃屋軫堯心率土之濱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畧矣且自罹亂已來儒道旣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陵弱以衆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陰侯與漢高祖論絳灌已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

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畧尚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也亦不越三百乘

左傳以子玉雖多剛勇終日無禮故不能將一二萬人

是以王翦

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

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操我

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也難有從襲不及

也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

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殆隙而擊之因變

奇正以待敵整衝軸以攻險兵法曰始始處女敵人開戶後如

脫兔敵不及矩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

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墜吾計中破之

必矣及鄭袤亦能知母兵險好謀而不達事情文致勇而無筭

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仲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

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定以擒之果在濬之

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

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

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

克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

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而合戰卒然求勝由聚卵以擊山

驅羊而鬪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宜開笑鑒審將帥

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勳大業庶幾可立夫宰制山河剗割疆

宇舉大綱則易定滋奇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

遂定天下孔明翔蜀決沉機三二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畧將

師之宏規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畧可見徵焉

子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或烏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朴赭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之變萬詐生烏則內從外剛之心詎華於干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尚閑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溫定襄王於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太宗寃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冑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夷衛深謀宏法來伐有準洎林浦即皇明旣安之日隨旨頌色以稔君惡乃以夷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歎心為國禍本其為黷亂國常褻慢武義不義甚乎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鄧不能以鋸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棄兵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將畧論可得據三國志本文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四

論六

賢臣

三名臣論一首

三賢論一首

諫臣論一首

近代良相論一首

春秋無賢臣論一首

二賢論一首

三名臣論

管樂諸葛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

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窄窺而遺跡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

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問者固二字亦

得已川文粹應之曰豈易言乎夫目一目小者不足

以論大體體一無字近者不足以量遠柰何況議大賢然執律管者

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躔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者由虛

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與一作耳問者曰何為一作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與齊定霸尊周勤王川文粹作與周定王功其懋哉仁亦至

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兵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劍

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脩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

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

挫衄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一作奔亡

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之首誠所未諭莫一作其有說耶翰應之

曰子之所問一作問者未與一作未欺語功則信焉一作然語才則不爾

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

以道德覈於終殆審其邪正觀所一作其去就然後事可以一作無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川文粹作道非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

人信為美矣然邀一作邀功事讐一作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

盈量之意見為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位殆

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也而

業享主闔而國理一作治兵弱而鄰疆一作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

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俟一作使中原克一作可復

然後厚賞寬刑玄德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

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於全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

舉齊二城未下待一作從之以德牧一作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

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弘一作大矣向使昭王

不死惠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

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之

事燕昭王一作昔日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

敢侵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此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其僕隸而况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所制安可川文粹以功業之成敗斷才

能不短長邪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盖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迺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川文粹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攻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

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畧以康濟為己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纒元士

年止中身一作命官位一作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離一作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一作皆唐文粹

三賢論 元魯山

蕭穎士

李華

或曰吾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况察者未之究爾一作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

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恣雜於顛顛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

明而察者不感也余凡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畧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一作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

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作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

祿不易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新唐書於夫子之門

則達者其流也然名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大極一作

聖獎能一作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狗朋友川文粹之

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為以為一作王者作樂

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

也一無此于一作是作破陣樂詞也一有是樂協唐書商周之頌

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明儒史官之家元弟以學著稱乃

述詩書禮樂春秋唐書作禮易書春秋詩為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右一作

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煩一作尤罪子長

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

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脩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歿

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唐書位瞻其形容不俟

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

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川文粹不可屈折

當廢興存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

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

人師矣學廣而不偏一無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

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為任而右人能者往往不至為超蹈絕作

孤厲不可謂不知一有者言也茂挺父為官丞得罪清河張惟一

時佐廣使按成之茂初登科自洛自營華作自洛道邀使車發

詞衣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贛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

教吾由是得罪一有亦字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

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人一作矣每見

魯山則終日難息謂子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



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川文粹士曰使僕不幸生

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

子紹宗深明持川文粹採字第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

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寧伯高含大雅之素一作寧族子舟叔

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謨一作道沉邃廉靜梁國喬潭一作

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掾一作士膺一作敏而安道清河房

垂翼明志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暮於元者也劉

在京下齋寢疹一作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

曰柄唐書作捷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

詣與談數終一作日忘反退而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

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相見其人河東裴騰

士舉精朗邁直一作第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一作

叔一作堅明冲一作粹范陽芦虛舟幻直一作質方而清穎川陳謹

言士然漢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兼不器

行古之一作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

工部侍郎帝述脩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

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郡軫緯卿有詞舉幹一作詞一作天水趙

驛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

而同一作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

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一作名重當時

京兆帝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畧維之履道體仁有畧族

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疎明簡暢穎川韓極一作

佐玄一作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帝建士從

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戶徽一作之誠明貫

微一作之誠明貫

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父女一作與  
幾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驛邵軫洎華最善  
天下謂之顏蕭文一作交殷寅源衍睦於二文之間不幸元罷  
魯山終于一作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  
今一作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  
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  
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一作皆唐文粹

諫通鑑 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石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為華

陽子不喜色錦本作喜 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集有野彼豈

以富貴易移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

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蜀本有 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

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

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為集作不事蜀本有之心

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古本無不終袁

注作絕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趙德本作陽子 陽子抗本無在此

位不為不父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熱矣天子之待之不為

不加集作矣而未嘗一言及放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

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集作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

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

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集疊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

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且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

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其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

祿集作秩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其君之過而以為名

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夫揚子之

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袁本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一有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者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償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集作其辭說致吾

君於堯舜熙鴻鵠於無窮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抗本作其

咎之也哉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右聖人賢士皆非有

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本閣本作不以兼濟天下也孜孜吃吃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

不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袁本作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以集作知自安逸集作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

不以集作知自安逸集作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

天 援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自補其不足者集有也字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儉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獨集無役於賢集作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聽集作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脩思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言盡言三字集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唯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將不能集作為善人乎哉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余曰陽子法言有重黎顏鵠

顏子名犯廟諱不書

二篇品藻漢之將

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

所且瞻

集作瞻也

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

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且將明獻替致

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

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言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

昭明令德不至於顛為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

端而不肯庭

集作廷

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

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患

集作惡

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

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集作忠信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

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藜藿由其不採責不患矣

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

射陳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為寶也廉而劇怒以及物善

不近名集有通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

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好古洽聞應變膏敏幾可以成務智

足以取捨仁愛樂道集作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政其政似倪

寬者帝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書中書司空因于集作乾

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

三黜非辜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

世之後明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郈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

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

父也夫為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

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一作忠康又四方一作今

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

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

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

辜川文粹思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

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

孔之惠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駭以

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

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脩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卒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為此論驚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駸駸微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之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二賢論

楊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疆有藥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讒譖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錢篋而朱紕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肯斯在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諫臣論 今雖不能及已 此下袁本有陽子二字

近代良相論將相 袁本作良相 不失其政 袁本作政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臣道

樞密論一首 材之大小論一首

四維論一首 辨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三不斯先後論一首

近代節士論一首 舊臣論一首

謀議論一首 三惑論一首

誠節論一首

樞密 舊唐書作機 論 并序 徐彥伯

時公卿士底 舊唐書作王公卿士 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彥伯乃

著論以誠於代其詞曰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曰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

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遠之禮亦

云川文粹 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

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情微以勸

之典譽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舊唐書其詰

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唐書則物應

文類作樞機 後則物應 物應則 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

者肝膽楚越然後知不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

之主也心之 也唐書作志 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

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珪殷唐書子九疇

於洪範良有以也是椅擦瑕玷詳黜唐書作 躁競審無恒以階

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

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唐書作慮 破金

湯之箴代唐書作封禍亂之根用咄囁為推辨唐書作用詰 以號呶

唐書為令德至若梧官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

以危殘蔡侯緇息為也函招甲兵之罰鄭曼園宋唐書卿也而

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不蠶室張紘詭說更盛龍淵川粹凡

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蚩土或動成刃劍或苟且其心或脂

膏其體唐書作吻挾邪作壘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

何異寒唐書作韓臯聚音尤也群吠死而為幸何脩名之立乎雖復

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

章曹瞞辭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

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

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紺舌掛默曷通彼此之懷括



囊而處孰啓暮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詰

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擊而

樂焉作以龜鏡周唐書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唐書子之言也

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為德音詣川

諧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

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郅都輕其千乘豈不隨哉豈不休哉但懋

績遠大唐書作懋探大猷川粹作茂績遠世克念正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

心以後發定唐書其文以後談不趑趄唐書作夙趨川粹於非黨不

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發言不敢道剪

其纍纍唐書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茲終吉唐書

純作錫茲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

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材之大小論已見三百六十三卷

李莘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

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

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

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

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

枉與羞為非皆然也集有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

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夫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

之斷者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

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

聖人之所以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

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文粹無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辨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廟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集作崇視輔臣之用房與

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

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辦

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則置名數之間耶顧名與事乖耳

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

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集作寓升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

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

當宁而歎曰得李靖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

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居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

難起能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

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為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

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戒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

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

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定矣惡乎起哉夫豈

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籠久矣

其後李敬玄擅能失財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

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房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

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

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評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

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為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  
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前人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執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  
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于聖人者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  
而瑕不無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于君子  
者玉也故用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必能跪似  
知禮者羔也故鄉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  
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執其任是  
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  
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蔭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  
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

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顧集作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

矣况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之介鄉也能思羔之禮與

今夫或者不明分集作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

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

曾不知訐當其分集作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

制矣於戲責士以鄉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

之道得其分集作苟推分集作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政也人不能欺之西  
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皆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  
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  
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

仗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離渙離  
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  
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  
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集作  
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  
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而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  
門豹當戰國之際集作初而克脩茂績身爲集作有紀律言有典章  
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列人望霜清  
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  
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房達是曰有政三王之  
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  
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  
致德宜全舉道貴廉通必也脩誠而棄智誠未至而致理或虧  
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集作愬而行之迭收其  
効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  
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  
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集作而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  
集作其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  
統其宗極而姑文粹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  
同年而語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旣而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  
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  
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義大夫鄭昌愍傷寬

饒忠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  
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  
與王章無薦引集作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推婦外戚  
上書曰鳶鵠遭害則仁鳥增趨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  
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蜀本爭天下以言為  
戒取國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  
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屢集作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  
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或是說未及升之於  
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為一孤臣孤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  
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  
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績豈辭  
於禁錮世歷千紀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誣服辭義  
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  
於朝而魏生以輿疾遠竄蓋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  
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  
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  
一二集作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  
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為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舊臣論

前人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  
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咎繇益稷乎以事武  
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  
乎參尚不易蕭何之規况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

生先去且穆生豈為已乎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而  
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蜀本降居相位者皆覲  
而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倚據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  
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  
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 謀議論

前人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集作也切於時  
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晁錯  
主父嬭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主孚其利而  
自罹其害謀闕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  
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既集作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  
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

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

即宋廣平之維私也

崔世叔名犯廟諱

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

三丞相才業世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

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不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

津涯味之既深思

集作思

意愈密代公嘗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

事虜必精遠則崔生

集無生字

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

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 三惑論

王叡

多轍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為美也然三惑之中  
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德廢家業顛狂致疾  
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過度也且阮籍劉伶陶潛畢卓  
皆惑於酒志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

門風傷殘形骸耗蠹金帛然雖不欲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

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堅豹疑作豹左雍巫即易衛靈

同斛浴者三人內愛南子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者小

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橋之粟搭一作

胎拾卵惟利是求盜壁擢金刑戮不懼而又必厚於己而薄於

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如此不得人心而失衆情

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斯之謂也苟專

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矣近侍者傳刃

以懷憾踈遠者聚謀待豐憾豐一發身首分離傳曰象有齒以

焚其軀賄故也又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

乎昔漢高祖使隨何說黥布歸布既謁漢王倨慢布悔來款自

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無異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荆卿也子毋玩

好恣其所欲然後渡易水不以為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

荆軻椎傑之士也猶以服饜聲色變以移志况今將帥士伍乃

中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節

為貪鄙恠嗇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才賄尚惜我之性命詎

可輕損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機功疑作巧則舟

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賢策駕御英傑飾甘言以誘

掖矯禮貌以卑和款其盡赤城竭計策其用飴密誇謙嬰兒曾

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鏡其詐偽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

詐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玩

印賢豪叛去曹公慢易天下鼎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疑之

可矣色者放之可矣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疑放逐刑戮所宜

加投畀豺虎投畀有昊以謝于衆矣

誠節論

前人

炙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不顧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憚之故節義彰明顯於後世存無

一作愧於英侯沒無則一作果於神靈蕩蕩然偃於暗室之

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為人傑乃有節有義之士也夫能

如此者亦賢者之一體客曰誠如是無乃帶於變通而能成功

則拙疑杖節死義可矣既不能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

謂之偷生無恥之失昔李陵降匈奴欲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

子棄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為負義且臨患難履顛危雖商賈小

人屠沽賤品猶能相極於窮感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頂章甫

冠拖縫掖衣口誦先聖之文曾懷德義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

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昔

如敬通不脩廉隅杜篤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

而黥貨丁義貪婪而乞賄賂粹哺啜而無恥皆文儒之所賤貞

介之所羞夫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

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懷則情同犬豕行比豺狼安

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生生斯論不亦傷於嫉惡太甚乎對曰

嫉惡不甚則好善不篤若見惡不能去則邪佞之人群臻知善

不能用則賢良之士隱去苟懷誠節安得不嫉諂諛今公席客

蔑憑謾毛遂之忠誠侯伯幕賓肆李固祖挺之欺詐或受賂賣

主奉越以事吳或首鼠兩端觀成而望敗窮操心姦宄蘧蔭戚

施與夫誠節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郭論未已客曰

若乎先生之論誠亦富茂迺歛衽而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辨迹論

浙本作  
子劉子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論八

政理

正名論一首

從道論一首

辨明政論一首

質無誠論一首

原仁論一首

治論一首

創守論一首

正名論

謝 偃

有弘文先生稟氣冲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曠而不  
探加以體局凝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  
時日暖朱庭風清紫陌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  
千載釋疑滯於萬石於是席長筵列髦俊散縹帙布青編簪纓  
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鎡丈人戎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

偃左挈戟右提鞬頰汗蒙塵不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謂  
 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之實苟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  
 文明會昌御運舉宇宙以寵楚作物馳日月而燭幽忠槩盈朝  
 鷄鶩成列是以鳴王曜蟬者恥方於周召被堅執銳者羞比於  
 韓彭至於探擇人倫据據要言有矣斯達在器無假文武異容  
 正一作非位辦方朱紫無雜仁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  
 野絕遺賢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場遊  
 心乎文園大啓石渠之署開天祿之門搜寰內之琳球擢天下  
 之杞梓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遺逸正先賢之純  
 素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悔而復明然後草封岱之儀備射  
 牛之皮楚今子蔭既盡矣形又槁焉上不能貢策獻奇析珪分  
 祿下不能收視反聽養目存神以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  
 月涓滴之微潤而旋浸於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  
 佩絃荷籠坐甲操鋒見長劍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  
 預此戎班點汗我文門虧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慙乎丈人  
 於是俯而慙仰而謝逡巡避席歛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是也窮  
 達命也物固有欲而不可棄此盖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筭  
 也且夫苟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大馬猶足  
 効其力今請正名改服從此而遊可乎先生曰噫子其不言幾  
 失子矣苟能易位余何簡焉

從道論

李翱

中材之人局集作於書而惑於衆而集無傳言遠衆不祥書云  
集作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為言出於內集作則可守而  
 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

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然集作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謦言皆是耶集作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

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是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

之視集作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集無此二字大道喪是非人泪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嗤

集作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心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而君子

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

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

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集無一伸而邪者集無百勝在

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集無不貴得故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集作人和一人和集無此三字一人訥則見在是矣

集無此四字雖欲言之群而就之矣當是則見在是集無此三字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集作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

乎斯以辨之四字集作斯所謂辨難易而較集作是非也集作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三字無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

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為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

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集作在此而已矣

辨明正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十伯  
年以伯說之歎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歡也似云強  
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  
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漬漬然無指歸矣  
請推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  
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  
家給而人足怯私鬪而勇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爲  
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書作格有苗是不欲強其  
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  
如齊桓晉文乎脩寓政而蒐彼廬是不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  
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而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爲而成  
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

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  
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  
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  
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  
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  
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皇可以  
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旣庶  
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夫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  
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若如此  
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予云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  
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舟朱鳥舜之有道乎

生商均焉則堯之有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飢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飢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予皆安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質無誠論

前人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派別姦稔雜紛不可救止徃徃見強國質小國子弟兄弟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為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叛也顏風蕩蕩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之

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要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人疑誓而叛之况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思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昔有孝如曾參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表明豈可以奪之忍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之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

生怨也奈何秦漢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  
奉順以討之討之不服退加脩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 脫禍  
疑之失所則賈怨而生禍禦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  
也於戲所以至誠不浹於天下矣

原仁論

韋壽一作牛  
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  
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  
英華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也聖人視生民以天下襁褓一作  
釋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  
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英華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  
矣夏家一無無人也謂湯有以仁殷有人矣一作文王畏其  
利前賢明湯英華意故曰一無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

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一作皆川本文粹

治論

牛希濟

有國家者未嘗不思治孜孜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無曠位命  
不虛日多不至於治者何哉蓋不知重本也夫重其本莫若安  
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下自庶人未有不須衣食  
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  
致敬放槩盛率嬪御以親蠶於繭絮非獨致美於黻冕也皆所  
以先民之教化也下之人必曰王者后妃尚勤於耕桑余何人  
哉若天下之人皆相率以耕織為務則穀帛可指期而取穀帛  
既賤人各足其所欲所欲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飢不寒則時無  
怨嗟時無怨嗟則和氣充塞則焉有不豐不稔之歲既庶且富  
然後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飢寒而能至於仁義者雖淳朴

之世君子之人幾希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劍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粒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代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於硲确汗流于背一作題忽以霖霖日熾其背集作背無不黧黑及婦人之為蠶也髮鬢如蓬晨暮憧憧高條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為繭也擇木盈筐犬吠喧曉悍吏統于居烹茗飲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也若干歲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日之役余無疵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勸之言無

不強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絲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為盜不為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於鄉豪不為汗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飢寒而不為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捷急之辦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之人家恒疑作若若疑作若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後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閔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疑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為農患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

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  
得易於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且四人之中  
其一為農亦以為鮮矣加之浮食之衆曷可勝紀其大者而為  
四烏自京達于閩嶺豪右兼并之家或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恃  
世疑以庇鄉里者多以其子納於黃門俾為之時且北宮之中  
唯有四星蓋以上備左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  
官之盛不以萬人出詔旨使于四方或持寵錫之命宣慰勞之  
恩千里伺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絕情於親愛抗禮於君父不  
蠶不農受愚頑之施捨亦有積蓄寶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  
之門指揮愈僕隸之志庸夫

者一也道德之

士反為謗議實可顯加甄別用求其道此為弊之深者二也

即有衣紫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遊僕馬以溢於巷陌

擣博擊毬以為之業自六軍遍於四方或擊毬一入于門中天

子喜悅拜為上將或都城會府總統繁多阿黨小人撓于王法

其目儒者勢於吞食竊比仇讐曰我武也文武之事墜於地及

問其日月風雲孤虛背向鐔鏑之所干戈之別三和六鈞之制

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之制變攻守之難易進退之

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為武然用之為將欲寄國家之成敗生

人之性命其可乎况復喜怒以刑人視人如草芥嚴暴以及物

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以至於敗亂此為弊之深者三也復

有製儒者之冠服習儒者之威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

剽心記之學多背毀於冠蓋之士其誑不達我能是也又道不

是者以勝謗之敗俗倂傲之儀咸致遊宦於州里其官也用刑

唯嚴納賄為能狡譎之行為長其行也惣佞媚之術輕折朋友



交結邪僻附近左右炫酒令之奧恃博奕之精諸侯過之曰奇  
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為車服器用無所愛為或隱之於賓  
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人必盡刻削之能致聚散之力亦有  
薄通文藝尤飾狂妄升之於府政可知也薦之於朝時可知也  
冠章甫處周行望之君子哉乃小人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  
厚祿貴胄之家而無之也負販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  
上行小人斯小人也率是小人在位為法必苛為政必僻肉食  
之外耗蠹齊人此為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賦疑作於  
國害於農之大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世無士不可以為  
治世無民不可以為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治  
理之道與之為政先簡其事則疑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今吏  
屬太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矣

啗食之不足何從之疑事夫事簡吏省然後可以愛借農人盡  
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劔驅彼浮食游手之衆使歸田穡即  
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以冠昏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  
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求文組金玉帷幕不得用繒絲茵  
褥不得施綿繡自宮中至於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  
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夫如是化之於道孰有不以從或曰  
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  
之日以為常歎不之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  
初從魏文公之言以王道為治不三年而化成立國之基斯為  
遠矣今復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浮惰廢不急  
之務足可以丕復祖宗之耿光堯舜其遠乎哉何獨治為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  
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絳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  
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創業之  
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輿而起  
觀覆車之轍焉肯更循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  
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聽  
用人若不及從諫如轉圓勇於得而悚於失冒復鋒鏑涉歷險  
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  
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歛而必至如  
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  
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闕放功過不懾以  
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  
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俟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  
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則幾希矣且創業之  
主旣得之後猶稟夙志以壞大業而況求旣治之後即已安之  
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順衆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  
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吳也總而論之療飢者易  
為食其創業乎醫者難為藥其守文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 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論九

釋

明道論一首

梁武帝論一首

食貨

戶口人丁論一首

平準論一首

食貨論二首

貨殖論一首

釋

明道論

并序

傅縡

縡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高  
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畧曰無諍  
論言此一作有知弘一作三論者雷同詆訶詆訶一作詆恣言罪狀據一作  
歷毀諸師非斥宿一作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

方與一作學非數論更為讐敵讐既措諍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

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若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

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

使清源流而不擁立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

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缺望於其間

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英華作成俗遂

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倚據一作營造枝葉英華作徒繁本源日翳

一師解釋復異一師甲一作更改舊宗乙一作各立新意同學之中

取拾一作竊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愒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

行之可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蛇斷手一作樹雖復人說非

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危同畫地之餅矣其所一作於失道不亦

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

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緣則一作爾乃應見敵然後動

縱橫絡驛忽恍杳冥或彌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

蹤朕不可得乎深不可量即足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而

有一作有何嫉詐于犯諸師且諸師始一作所說為事可毀而不可毀

若可毀者毀故為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

毀乎且教有小有大四字一作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

一作則指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

佛一作弘放學與奪之辭休論議論可一作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

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足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恒性失理

之徒率皆有此豈不可一作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

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耳人而不

心偏執已所無諍外不遠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

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則不如此

即習行與無諍者也道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

呵毀之典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撥

一作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

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不一作得諍固知諍與不諍不一無偏

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未哀其節彼靜守

幽谷寂爾無為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黑物無間然故使無

使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能一作處王城之隈

若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容屑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

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衍別辭一作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

相酬對推一作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倚據同

異發摘玼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蓋一作知未

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責耶法師又

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

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世一作人問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

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

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

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

旨言諍與不諍不偏在一法何為獨褒無諍邪詐非矛盾無諍

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

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為失言無是非消彼得失以此論

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

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在一作勝者乎斯則務矜我為得

弃他人一無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諍增答曰言為心  
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  
說至於心告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  
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  
陳教誡深致防杜一作說現在人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  
著甚於日月猶在亡愛軀冒峻制陷湯炭甘糝粉必行而不顧  
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迴首聾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  
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  
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得雖優亦聖人  
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我一作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  
緣所宜示一作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夜擊  
折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

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一作論說而使謙退此謂鷓鴣  
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數澤而求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  
諍論言無諍之道通內外子所言須諫一無諍者此用未而  
教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為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  
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真矣答  
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  
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  
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此一作彼  
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一作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  
善惡可恒專一作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  
輪旋轉入牢穿受羈縻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

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備  
而未嘗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於  
焉是以聖人念繞枉一作之不脫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  
一作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之一作類雖麟角難成象形易  
失寧得不反覆一作髮一作髮一作遐路勉勵短辰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  
他物而欲分別也一作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技我思惟以此而  
言亦為踈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  
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習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  
正應虛己而遊乎世使俯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皆  
見清既至群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  
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為非無  
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申一無取而用之

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唯  
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且一作考真偽整觀得失無過  
依賢駁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  
詐道自然消請待後進以觀其妙矣一作皆陳書本傳

梁武帝論所論出於釋氏故 李德裕

世人疑武帝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為釋  
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為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蜜擅波  
羅蜜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  
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寶  
必不貪集作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是司城之不貪為寶其  
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為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  
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後

不止杼柚其空閭位偏方不堪其苦集作以此邀福集作蜀本  
徵身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食貨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一本作子曰庶矣哉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政一作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

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

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乎管子曰以

之養羸羸者不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賦則至浮浪以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取其利也三代以前井田

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一作

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

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二字一作財曹俗阜寔由於茲

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者在

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

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

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魏之亂魏一作西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

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縻紊奸偽尤滋高頴觀兄俗一作

流之病建輸藉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於是一字無此使人知

浮客謂避稅稅休強被強家收半本一作太半之賦為編吐奉公上

蒙輕減之征先以一字無敷其信衆行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

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康人阜一作人之類力為功伴管一作

葛道亞伊呂近代已一作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

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隨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



漢約計天下編合戶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  
選賢授仕一作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  
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此無字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  
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  
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  
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賦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  
比收入公稅增倍其而一作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  
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氓皆破一作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  
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  
沉之輩今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一作  
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  
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  
矣古之理人一作爲理也一作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  
國富家足教敷一作化被風齊俗和夫然後災沴不生悖亂不  
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二字無此之制維持其  
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  
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  
之之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  
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一作皆通典

平準論 一作平糶論

前人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  
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  
功寵賜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  
進而道行矣割剝爲務歧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

右有青海之師范陽之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  
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存飢尨  
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  
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  
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眷謀舉無遺策戎臣介  
夫能竭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一作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  
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離  
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  
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右之道一作要適今之  
且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五字一作澤流無竭夫歛人之安也在於  
簿歛歛之簿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歛之歛簿其可得乎  
先在省不急之費定輕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

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  
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歛之人才而得其無怨  
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  
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  
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一作民者瞑也可使由  
之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  
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  
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頴  
此六賢者上以誠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  
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一作猶事有  
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  
之畧韞致理之規一作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

使各安其業是以隋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  
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糴鬻豪富室乘急賤  
而至於一作致罄竭更仍責糴一作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款其安  
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款人農在於責粟責粟之道在於使人  
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一作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  
也誠如是利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  
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  
不難矣往者一作昔堯湯水旱作沴而人損瘠以國有儲蓄若賦  
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  
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蕪殖者寧免賦闕而用  
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一作皆通典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於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  
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帝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揚慎矜  
王鉞揚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  
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  
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骨鯁大臣鎮  
以清淨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而已百姓富饒稅之  
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守自後賦頓重豪猾兼并強者  
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  
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  
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  
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奇  
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開疑謁見

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揚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帝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推相滅為天下笑而王鉷揚國忠威震海內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叛官位使遍於天下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業疑人賈害豈天道致疑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又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右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歎竭人財乘主之歛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狗已奪疑其長甯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曾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渭於萬里之外矣狙詐既騁拱袂而取公卿竊富國安人以為受紆青拖紫以為賞名實不其爽歟且君以安人為憂而融輩擾之矣人以豐財為事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疑直醜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為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同前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受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集作領其集作職者竊天子

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集有責字採其奇贏上之意集作

急集集作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集作司皆

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倖貴得其實賂多託賣人汙吏處之類

類牧羊而畜材養魚而縱獺故其不侵不暴為司得也故盜用

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尚書言蜀本漢武運

帑藏之財填廬漢書作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其於是矣孟獻子有

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與以利國為非揚雄以權酷

興歎稱其職者必能集作皆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

銖之事弘羊折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也卜式

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為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

貨殖論

前人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迴天

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之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

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感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

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集作生之大欲處將相之

極位集作休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暴

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樂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

鉄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

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

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

之積顏氏集作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仗慍集作相

以技藝皆謂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

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破蒼而望貴之人之譽終身不

可得 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論十

兄弟賓友

兄弟論一首

正交論一首

臣友論一首

賓客論一首

兄弟論 并序

常德志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為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疑作敢託陸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叛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

為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  
君子遠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  
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未學膚受曾莫是師即  
如吾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疑作矣獨不聞夫六龍方  
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疑作矣是故大鵬之始宛轉

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

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

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揀揀分離雖與沙麓俱崩坳塘

莊子作堂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

為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善其疑作莫大於不睦溺於情

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故牝鷄晨鳴三賢挈戮關雎樂得

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聞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供

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

道無分鷓鴣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

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

動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

性生之於自然不假外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闕牆不妨於

禦侮喻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鸞弓則啼泣而道斯

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歎而已是

以四鳥禽也不能各疑離別之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

矧在人流有靦面目折枝分骨肉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為義矣

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唳相惑如鬣彼兩髦結觀二

族加有共牢之禮終為同穴之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

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託六尺之孤况有棄姓

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  
道讚移天德均惟鵠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  
是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  
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燕之  
悲角弓匪駢駢之歎其或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成左  
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  
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歛迹井蛙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  
能本技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筆  
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攘棗樂簞瓢  
榮同華萼死生契闊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  
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揖搢紳斯又足為樂也而無賴之  
徒不思其交或弱於私愛并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珪  
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枝  
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  
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地鬪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  
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閭  
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於蓬葦咀嚼不越於糟糠無才可不  
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蠶介側目切齒遂使叢爾  
箕帚蠢爾孩童妻非其章成是且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秤競鴻  
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兄弟無陟罔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  
之奇膺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  
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  
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



連貌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秦山可躡而  
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冰  
泮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過者為之迴車言談者  
為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  
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  
也假使馳長狄駕遺風宋萬附輿慶忌參乘勃弓飲石長劍挂  
頭疑作冠鷄佩玃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  
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  
季輯穆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同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劉  
荊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厲  
於鵬鷄謀臣盛於風雲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懼  
人靈重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寔生蕭牆糜

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盱食之暇  
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魯  
衛為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 洋洋盈耳代卜年之祚悠  
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王食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顏之萬 不如  
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兄弟綽有餘裕一作綽不令兄弟  
交相為瘡善哉言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以天倫  
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室家固未  
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為踈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  
而為重即衣裘為血屬之親若衣裘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  
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有異是  
乎夫異居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反一作反故傳曰昆季一  
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季友體

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聞一也且余聞士龍少  
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零丁齟齬霜露摧心契  
闊九夷更相為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  
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花華未著跼天躋地每一作深慙德友  
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抵  
足以攬其心慮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報然而起曰僕固小  
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胷而無心遂  
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  
親博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  
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家邦調陰陽  
化風俗播清猷於緇素垂令範於黎庶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  
之於生死而無慮者其唯兄弟乎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  
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然微鮑子  
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袵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  
國大者濟天下牙叔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  
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  
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鄉梁松恃貴遺舊  
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  
死變禮不必更時代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憂危  
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  
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  
樂汝轉棄余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刑國樹之以師經

啓其心而脩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姓疑作性術攝稱從之聲

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澤

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禮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王

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噓口

疑復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群

疑作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祖宗好學海內翕然是

以王室多柱石之臣文遊有死生之交降及魏晉亦未甚踰近

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為常吠

形一發群響雷應全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

由此也况衆邪為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姓疑作性焉於不善求

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

關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哀之制禮亡浸遠言者

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

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

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則舉麓疑寡思

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徼倖道長而純懿道消悲夫禮

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醜而

禮之揚疑相與子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

入焉嗚呼士夫畧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

進未較是以非辨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

之理不能無是矧弊未乎於是大雅之交掃除無忘疑作妄之交

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

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風有谷風

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鈞情者明

哲所惡鋒銜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姓疑作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責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且然義在切切惻惻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接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行之難之得無詎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臣友論

李德裕

君子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川粹作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川粹作君不能無緩急川粹作急士君子未嘗免於集無於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職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益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閔夫而禦悔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集無此字為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集無以力憂患而不極其危自得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

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効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  
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集  
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賓客論

前人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不何也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

深知

他人不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存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

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  
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鳴冥易合者膠固  
矣何以知之劉渾有枝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羽  
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

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

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

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筮值

漢網之疎闕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

切齒魏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蜀本有賓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

朝宰文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

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音孔出自然無傾奪之勢

其食袁本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

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戒故之本公孫弘以為

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

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

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川辭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柳槐集作柳槐齊列所謀以傾棄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其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設奸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集無字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論十一

刑賞

應正論一首

片言折獄論一首

斷刑論一首

刑論一首

褒貶論一首

賞論一首

應正論 并序

王志愔

志惜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衆所謗臣嘗著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之其論曰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一無此而聚民之多僻一無此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

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  
 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履正事  
 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惑之因謂僕曰今主上  
 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  
 吉難誰一作應行之於已余竊懼為僕歛社一作降皆揖客而謝  
 曰補遺關於哀職用謹言一作志謹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  
 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訛物一作開物  
 誡一作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  
 舜美其事曰汝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予一作無  
 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政一作曰舜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  
 舉竊寶之懲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隱議 僭賞以塞遠在

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

獨處正引吉一作而無咎矣乎觀一作矢一作漁于棠藏伯正色賂辨

在朝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 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藏

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言之所致乎

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代其國此非正體

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

吉於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胷臆之中一作講一作懷疑

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

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六字一作維

徼利而非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

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

大而則不疑其所行也慈康撰釋私論曹義著至公論皆以崇

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為若以喜怒制刑

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違一作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

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一作之和正在其中

矣昔任延為武英華作建非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

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

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邪奏漢帝是其正一無此字言此則國正不

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

梁丘據曰據與我和平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甘則

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是知

一作必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替一無此字否而論道乃

一作方恢政體之節侯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相一無此字和而不同

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議一作機未散聞誨

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

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綜一作統物異乎寬政矣

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一作帝王之德慎

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

上也然則非一作匪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

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一作足令

臣曲筆也肇知任寬恕五字一作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違未

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一作此字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守憲

章號為密網一作密內律云釋重虧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

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豈謂道教為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



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以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家  
執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  
天網或作網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  
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  
職耳易曰家人嗃嗃無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  
何有一無此昔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君  
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槩一作抵云為國者以嚴治平非  
以寬治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  
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  
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為積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  
何異乎命王良御駟一作駟捨街吝於奔蹤一作隄請俞跗攻疾停  
藥石於膚腠適見鞅一作秋駕轉逸膏肓更深醫人僕吏一作夫何

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一作而變帝王之令一作命歟對曰何為  
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  
右為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高一作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  
一作評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其可奏近  
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一曰  
一作言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五  
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  
許此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况於秋官典職司寇  
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  
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  
衆功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斯一作期養正於  
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

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人一作進善納忠仰太階而輔一作政  
諤諤其節思為社稷之臣蹇蹇一作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  
遠辭徵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烟震尚志其用永真  
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掃門  
自媚拜塵邀勢恬囊守從來長息以為深恥客乃逡巡不對遂  
無以間僕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片言折獄論

懷州應宏詞賦

歐陽詹

孔集作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言蓋

非非集作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集

夫李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四字集作十迂哉

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獄折而有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訊群

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致治徇于朝示于野六字集

於朝於市昭然與眾同集無方棄之所示容二字集作也君莫聖

於堯加有舜禹虞稷契佐集作之莫明于集作舜而有夔龍縉

雲高陽佐之莫哲于集作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集作

於成康於集作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

慎刑之道如斯集作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

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一作是

則君子時或妄訟于集作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

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集無偏詞雖君子不信之三字集作

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集無此

以鬼神占良集無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筋脈且不足以自體

而况訟訟集作語言又作有言乎鬼神不足以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

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扑扶集作扶撲之濫焉大即則集作則性命必有鈇

鑕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之誨以三字集作而崇

周公之集作此六人者集無此字無一以集作好輕又作款輕傷於人者夫子豈

輕傷人集作好輕傷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也不幾乎一言

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蓋輕蜀本非於季路賢者七字集作非苟然者審之

片言不可以折獄者集無者字必然之理也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云予不得已而為

之一言焉六字文粹作為之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

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

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集有冬字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

為善者必怠春集有夏字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

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懈是歐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歐天下

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不措也必

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為不善者

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為善者日以有勸為

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歐天下之

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

不言人是惑於文粹無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

盡而人化矣是知文粹無蒼蒼者為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

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

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

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

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

文粹作伍

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

搔痺不搔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

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

不逆是亦必無而已也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烏何

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絰也雷震者天之推也非常之罪

不時可以殺人之推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絰也是又不

然夫雷震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

也春夏之有雷震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

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為非常

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劾之者惑也果

以為仁仁必絰知果以為智智必知推川文粹作果以為仁是

又未盡於經推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推也者達也經者皆

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推則泥推非經則悖是二者強

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

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推不知絰者也知推而不知絰不知推者

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

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推者不以常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

信于道而已者也二字文粹作矣且古之人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虫虫

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罪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

夫大罪重刑以勵其衆將刑王者之為不舉以示人恕之心也

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斲其肌膚殘

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剝削之屬最可以為耻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憐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為耻誠哉免而無耻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蹇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于夫鞫獄之法始於欵辦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與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為出入官不必盡知此為弊之一也畫灰為獄誓不願入刻木為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

之重榜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為弊之二也又或欲

其偽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梓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歐

擊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

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為弊之三也或上下其

手以取其信或默疑作點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其非不能即止

此為弊之四也且獄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證廣擒讞與淹延

歲月以伺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捶拷之下易以強抑人之支體

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盖不勝

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

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捶之嚴輕罪者願重

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吏之所能為也即平人

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

不能再活親戚為能申寃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衆有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飢餓圜扇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斃此為弊之七也况外府法司又為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真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晝常兩血尚未足以泄其寃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為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次疑作决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圖雪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衆一歲决獄之多少皆由吏議其能盡乎莫若重明桎梏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疑作清温其所處疑作饘粥每給其飢渴决罪遍求於刑律察詞必盡其款辦庶幾少塞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褒貶論

前人

仲尼之脩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帝藥書曰太子殺其君以為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伐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為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為王化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

帥之初命也其為相者禹稷之化也蕭曹之上也燮和陰陽平  
理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  
也是不可忍也及復之曰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  
之三已也孫叔敖之三相也然後可以為賢人其為將者扞城  
之材為國之屏也式遏寇讐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  
匹夫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軍敗國弃戈奔北者矣殆不可  
用也復用之曰荀父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獲 以何傷  
乎百執事之間率是如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惡中復可  
用後又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雜皆欲遵之王言以為之國  
乃奸謀之深囊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結刑壯旋之盟以取  
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上雖切蔭朋援未移衆知必復其位  
時為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其身必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

行而已果皆中其旨未暮年而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  
台文非求官者乃結官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  
若蘊曜嫉正之歸國奪其鹽鐵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  
鈞衡之列近師有尚父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駟二字  
而至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曰興晉陽之甲誅  
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臣之  
為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為亂也此意之深罪之明者仲  
尼皆所宜誅者究朝廷為亂之本始由君臣同心同德以誅宦  
官嫉之太甚須至於亂遂至所立必冲幼所命非賢良以階其  
亂以危社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在位者為賢人負罪者為  
非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褒貶後之為史者當訪於長者之  
譚求之於野人之說斯可以正之矣

賞勸之典所以盡忠尊賢而待用感入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駱祭祀之儀皆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傷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流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相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代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深治亂之精微盡當世之利病居上不省察奸邪

者深以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焉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劍氣立為勃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面首身委卒五之中老棄疲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鬪為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溲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材以致名第以辟榮邑者不可遽數之况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於官秩下至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此尊敬神之道也今廝養禽獸之



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此肩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  
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乃以在位者為深耻者仲叔于奚救  
公孫文左傳作孫桓子恐避諱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  
與之邑將以定求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  
即寧賜之百萬曰夫即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  
為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  
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  
下焉能為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

論十二

醫

勸醫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一首

卜論一首

著龜論一首

相論一首

時令

時令論上下二首

時論一首

醫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  
大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霍周禮作瘧寒疢首致斃不

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極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

釋典如太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域能治四大

乖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咸一作殤非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

氏親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一作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

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祕研紫書之奧挑膠何是北斗

麻遜一作錄其刑一作形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

鼓響獨聞一作傳雍祀之傍蕭聲猶獨一作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

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

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壘尚謏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

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飫不

寤惟日不足又若為師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

寓目群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

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揚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

之為道九部之詎是精百藥之品難究察危辨聲其功甚祕杖

辛夏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

時涉獵方疏畧知甘草為恬桂心為辣便是晏馭自足經方泯

弃同庾見晉書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

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為他自可為即已益所以然者若

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忘坐成妙術而

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一作盪浪酬塞一作賽惡之一作

者多愛之一作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一作軸未嘗不輕

其藥性任其死生淳化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

肌一作友患起膏肓痾興府愈一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

友患起膏肓痾興府愈一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

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二字一作胡麻鹿藿止一作終

救頭痛之病一作病麥超芎窮反救止一作河魚之疾腹思不出

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四字一作故求反於玄都揚已名於緣

帙一作籍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

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鵠於權衡萬魚於

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芎窮一作穿芎一作皆初學記

華佗倫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

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

蒼野病且死見賢遍切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難嗟乎以操之明

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

然猶不能反其志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

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

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志川文粹書為後之或者復川文粹

用是為口實悲哉賢能不能無過苟寘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

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

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由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

悔之曰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川文粹大哀乎夫以佗之

且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

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志而殺材能衆矣又鳥用

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蜀本

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學矣孤於虞翻何如而

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學有高明然猶三字集以作猶亦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以為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八卦者十六將也司  
 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分十二月者二十  
 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  
 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屈伸於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  
 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伍行之  
 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死生申之以  
 去就禍福生為吉凶著為成敗行為逆順興為賢者識其大者  
 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憊圓立者  
 補聖偏據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者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

之徑路也引而申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  
 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  
 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  
 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泯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  
 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  
 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始矣則地中有雷  
 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則地上於澤疑作澤可以臨矣  
 天地不變疑作可以否矣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  
 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  
 附天上可以大有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  
 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則  
 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

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無妄矣風在水下  
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噬嗑矣風在澤下可謂大過矣則作  
以雷在在下可謂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  
蠱矣澤上有水可謂節矣則山上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  
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  
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下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為蒙矣  
火在地下可為明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為  
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一  
一則澤下有水

可為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  
以山在澤上可為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為  
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為蹇矣上天下澤可為履矣則天下有山  
可為謙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為小過矣山

上有風可為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為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  
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  
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重之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  
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  
焉三畫以變雖天地之數可無窮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  
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  
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  
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  
死生亂動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  
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為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則兩  
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未嘗離  
動以達靜也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

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疑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其唯聖言乎故據滄海而觀衆水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群岳則罔壘之本末可知矣是以貞一德之極推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擇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腴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

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之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

戮之脫

文粹作脫

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

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骸而決孤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大彘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利益不詳器也其神者躍為龍地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炯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因無恙然是以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羶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

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  
壇墀而布精意文粹作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  
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  
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  
有如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相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  
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烏假夫著龜乎又烏徵夫鬼神乎子  
不語是存乎道義

著龜論

于邵

卜筮生靈之緼耶必導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  
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  
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九筮或開四兆以作八命俾吉不相  
習假爾有常咻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

歟夫以原始要終鉤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  
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載陽而履陰繇得疾藥終驗往之  
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然則著短龜長常聞其語義之何  
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  
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之理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  
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  
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之下齷齪之  
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津求元亨之義而為  
用採頤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  
同年而語矣史偏漢書作偏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  
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  
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卜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

故朔望則灼孟冬命豐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受三千歲受疑作壽

折群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於疑作清明將之相在於疑作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

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兼而有之者在

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為

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

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

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

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

折頰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鈞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

之隅然不如清而精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前史言張

良賢美予謂諸葛言以子房之清精不擇陳平之濁俗則知清精者雅矣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按

十得九無所疑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

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恣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

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

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

屬殺滅殆文粹作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揚氏為八柱國公

侯相襲父矣且集作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

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后之福耶為禍耶

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



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揚氏之禍乃可謂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今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揚氏知卿為大儒矣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為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以集作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脩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集作李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集無此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工集作功無發大衆

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矣土疆

土工集作功

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葺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

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秋芻犧牲翅人收斂務蓄菜

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害脩困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

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

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

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

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

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

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

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

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閉市來審旅審門閭正責戚近習罷

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氣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孰噓虐集作瘡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藿藟並興之異文災眚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係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也

時令論下

前人

或者曰用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

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為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有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于集作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求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恠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為畏用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悞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

言其中正而去其奇寔其有焉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畫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以遺後世

袁本疊後世三字

時論

牛希濟

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以小變三十年以大變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克疑作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

其曠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陽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疑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有為蠱蝗之時以害其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而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非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變而脩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脩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時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曰官諸侯有曰御皆所以達變於其君若聞祥而逸福必為禍必疑禍而懼祲益為善而無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烏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曾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

為也繫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  
為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膺  
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恕或者曰三皇之世不  
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關歟蓋時使之然  
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版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乎兵刀之可  
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飢色國有  
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  
焉能感治水之命有䟽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祈之原若時  
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  
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吏為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  
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槩寧有擇其  
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  
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  
以疑履之說曰素履真吉凶人之貞所履若吉凶人尚且不懼  
况聖人乎希濟以為治亂無時為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  
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背非拘忌之  
家所能執必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為也繫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  
為好皆可澄卦時之味為可誅職貢士造仁時夏能封五  
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怒或者曰三皇之世不  
文哉美華卷第之百在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開歟蓋時使之然  
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版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乎兵力之可  
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飢色國有  
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  
願願願時必矣命有疏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祈之原若時  
謂難對味陰蘇拜正兩盡之斷不蘇軾固在也之節恭時之  
歌望以符時齊以燕台瑞無報德入邑而許求益傾部亦暨隕  
醫藥員之時曰素員真吉凶入之真預員哉吉凶未尚且不對  
中其籍愈愈之程而武衣田長心以天並其盡入率至也

